

THE
ZIXUE

乱之谜 著

紫血衣

采药人的诡异经历

甫灵和佑灵是一对兄弟，
为药王孙思邈身边药童的后人，
他们自幼跟在爷爷身边学采药。

在一次替人治病时，
佑灵接触到了一种绝症“紫血衣”，
得了这种病的人，生时受尽痛苦，
死状惨不忍睹……

THE
ZIXUE
乱之谜 著 VI
紫血衣

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血衣 / 乱之谜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229-02465-9

I. ①紫… II. ①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7781 号

紫血衣

ZI XUE YI

乱之谜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: 韦 一 于 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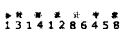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陈建军

特约编辑: 黄卫平 舒晓云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责任校对: 曾祥志

版权提供: 中文在线 郜宇辉

封面设计: 尚書堂 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tougao@alpha-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7.75 字数: 266千

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楔子

配药有药引方能催化加倍药力，去病止疼。撰文且也附上文引，为的是揭开采药人不朽的传奇，一部采药人的传奇就如那一帖帖苦口利病的良药，辛、甘、寒、苦交融渗透，百味汇集。

上古时候，植物和杂草、药物和百花混杂，人们并不知道哪种可以食用，哪种又可以治病，神农尝百草后发现了五谷，也发现了药材，采药人晓以药理，施药救人。造物的神奇与人类的智慧赋予了采药人诸多神秘与传奇。

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七年，时值初秋，但是京兆一代已是漫天飞雪，就在这银装素裹的大山下，华原的一家农户降生了一个男婴。

男婴的父亲正从山里回来，突然银白的雪地上一条红影蹿进深林里。中年男人心中犯闷，传言红妖过白是不吉利的，刚刚分明是一只血红色狐狸，平常也在山中打猎，只见过棕色、橘色狐狸，却不曾见过鲜血般毛色的狐狸，想到家中妻子即将临盆又无人看守，不觉加快脚步赶回家里。

果不其然，妻子已经产得一子，但昏迷不醒，儿子在床上也气息微弱。于是便生火暖屋，一番忙碌后终于母子平安。此后过了三年，便一直带着气血虚弱的孩子东奔西走求医，罄尽家财。孩子年十八的时候求医路上遇得一神人，以实情相告，神人骇然道：“这个孩子了不得，当年那只血狐是仙灵啊，欲了其病根，须得遵祀仙灵啊！”

孩子的父亲是个山野莽夫，哪里听得懂，便问道：“神仙还请说个明白啊。”神人道：“大雪盖地，万物皆被掩埋，只有那些灵物才出得山来，要求病愈当靠此等灵物，但是老汉你可知道，此事绝非偶然，令

郎之病实属仙缘指引，今后当是造化非凡哪！”

老汉得仙人指点，千恩万谢总算放下了心头大石。他的儿子天资聪颖，在一旁听得顿悟，千里秦川暗藏多少仙灵之物，养生治病何患无门。

从此年轻小伙子便扎身丛山莽林，尝草辨药、学道、练气、养形、究养生长寿之术，等到而立之年便已达大成。北周静帝时，征他为国子博士，但是他称疾不就。

隋朝灭亡后，他隐居在终南山与道宣高僧探讨佛学。唐高宗时，两次召见他，又封其爵位，但是他仍然不为所动。咸亨四年再次归隐山林时已是一百三十二岁高龄，但仍然跋山涉水活动于山林之间。

永淳元年自南海归来，他立下遗志，无需金银陪葬也无需牲畜祭祀，神话一样地随即仙逝，享年一百四十一岁。此人正是“药王”孙思邈。

“药王”一生大都在民间行医施药，对于药材的采制更是躬亲跋涉于丛山莽林，他门下的药童秉承了医之精诚的仁德，历经千年，在后世行医采药的传承中，形成了一个神秘而奇特的行业——采药人。

采药人也就是民间中医，但他们却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坐诊中医，因为他们大都居于深山，常年活动在杳无人迹的山林里，采集药材，救人于恶疾，造福一方。他们广博的中医学识再加上许许多多神秘的传说事件，让人揣摸不透。

目 录

楔子

壹

采药人 2 / 采药世家 5 / 入山禁忌 8 / 五灵脂 11 / 困境 14 /
黑鬼头 18 / 水灌竹馏 20 / 阴霾 24 / 紫血衣 27

我们家姓徐，祖上曾经是“药王”孙思邈门下的药童，关于世家的起源，爷爷总是极其神秘地给我们讲述。

总是很奇怪爷爷为什么不准我们提起关于祖上的事，而每当我们问的时候，爷爷又总转开话题，只说灵台上的“药王”神像是跟先人一样亲的。

贰

手抄家学 34 / 不速之客 38 / 企图 42 / 血 46 / 荀家往事 50 / 噩梦初始 53 / 家学溯源 57 / 寻觅奇药 61 / 药王之死 64

传说“药王”活到了一百六十八岁，这样不可思议的年龄几乎等同于长生不老了。

越是这样深究就越发现很多离奇的地方，这很多的离奇仿佛都聚集在那本手抄家学上，看来爷爷没有对我们说的事太多了。

叁

出发前夕 70/南游记 74/牛头山 79/救人 83/蛊心草 89/
费解的定律 96/滑坡 101/迷失 106/灰袍人 111

那人穿了一身灰袍，领子上连了个敞口帽，全身遮得严实，手脚都隐在灰袍里面，走起路来飘飘洒洒，全然看不出手脚的动作，幽灵一样无声无息，头部更是稀奇，帽子把头遮了大半，帽口里看不见五官的轮廓，只是一片深邃的黑，就像个无底的深渊，把周围的光线都吸了进去。

肆

灵遇 118/山翁 126/劫持 129/谍 135/善人 142

我一直在想那帮人的意图绝对不简单，他们不但觊觎手抄家学，我们找四味奇药的事他们也了如指掌，让我们找齐了去换爷爷，难道就为的这几样东西？可是为什么偏偏抓爷爷呢，还有什么企图？

伍

家 152/夜半哭声 156/黄泉跳 161/腐尸 166/交织的片段 174/斗姆 177/药人 182/蜕 188/衡元之道 191

我看得傻了眼，再看旁边莲花座上面供的东西，原来都是药材，而且这些药材实在太出乎人的意料，九大仙草赫然在列，深海珍珠、铁皮石斛、芦头足有一指长的老山参……更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奇异药材，裹尸莲、蟠舌、断灵草……

陆

召唤 196 / 匪夷所思的局面 200 / 窗外有人 203 / 密室 209 / 灵位 213 / 封皮里的秘密 216 / 六甲神兵 220 / 药引 223 / 阳极真火 226

我也不指望这方子能让人长生不老，只要能治好紫血衣就行，欣柔和可萱都以为越快越好，我身上的紫血衣已经发作到前所未见的地步，她们也都经历过亲人发作至死的惨象。虽然，我身上的情况有所不同，但是之前的恐惧在心里挥之不去，不得不令人担心。

柒

无法接受的事实 232 / 骗局 237 / 羊入虎口 241 / 失控 248 / 反宰 251 / 合作 255 / 意外之人 261 / 秦爷 266 / 无法停止的噩梦 269 / 扭曲的真相 273

我想起手抄家学封皮里的祖训：“族宗受难，当身先黎民，博极医源，精勤不倦，盖以笃笃行于忧世之途，秉真人大医之精诚……采药万难困乎心，济世疗人同救己，斯盖采药人之本意也。”

壹

我们家姓徐，祖上曾经是“药王”孙思邈门下的药童，关于世家的起源，爷爷总是极其神秘地给我们讲述。

总是很奇怪爷爷为什么不准我们提起关于祖上的事，而每当我们问的时候，爷爷又总转开话题，只说灵台上的“药王”神像是跟先人一样亲的。

采药人

“飘飘山下的云儿哟，悠悠崖上的绳，云儿挂山间，绳儿穿两边。白纱帐里的歌儿哟，胜过山下的丝竹音。仙声何从凡间坠？要问秦岭采药人……”

秦岭的深山老林里总会飘荡着这么一首歌谣，唱歌的老者吊着麻绳，背着药篓攀爬在万丈深渊，每当他采到一把葱葱的草药握在手里，总会这样情不自禁地唱上一曲。

附和他的一直只有猛兽的号叫和虫鸟的低鸣，但老者却始终乐此不疲，他不但相信鸟兽虫鱼能听懂，甚至相信花花草草也听得出其中的情怀，而那些珍贵草药之所以总被自己寻到，也是因为它们想听一听自己的歌声。

可这些都不是对老者的最大奖赏。每当他历尽艰辛采到草药，捏在手里向下一挥，悬崖下老者的两个孙儿就会鼓着掌，吼出一阵叫好的声音。

当这些声音传到老者耳朵的时候，已经有无数的回声在山间响彻开来，这时老者的脸上就像绽开了花一样，一对深邃的眸子里只剩下他的两个孙儿，他们就是老者的全部，那些欢笑满满装进他的脑子，这样他就什么也不用想，只是满足。

老者两个孪生孙儿八岁这年的某一天。这一次，老者已经在悬崖上摸索了很久，脸上冒起了细细的汗珠。他的两个孙儿在下面默默注视着，生怕自己弄出一点声响，让爷爷分了心。

老者坠着麻绳下到悬崖，最初只是想找到黄背鼯鼠的巢穴，采些五灵脂回去，可老者吊下悬崖的时候，却远远看到右边的石壁上支出一簇奇特的花团。

老者眼前一亮，知道那是石斛的花，虽然不确定是什么种类的石斛，但心里已经按捺不住：长在如此绝壁之上，一定不是普通的种类。

于是他荡着麻绳一点点往花团的地方挪去，老者眼里只有那株石斛，正想着再往右一跃就能看清全貌，谁知他荡过去的时候踩空了。

石壁上噼噼啪啪就开始往下掉石子，老者落脚的地方原本是一层薄薄的风化石，他荡过来的力道太大，把整个风化的石壁震开了，老者赶紧弓着背，利用背上的药篓挡住了砸落的碎石。

悬崖下的两个孩子见爷爷一下没了身影，赶紧转着角度去看，可是碎石下落时混杂着尘土，灰蒙蒙的一团，怎么也找不见爷爷，只有那根麻绳还紧紧绷着，左右摇晃。

两个孩子自然知道，只要麻绳还是绷直的，那爷爷肯定还在上面，但一时看不到爷爷，心里也开始像那条麻绳一样，紧紧地绷了起来。

等那一阵尘土过后，石壁上出现了一个硕大的窟窿，老者一只脚踏着洞窟的边，正努力往里面蹭，两个孩子这才拍了拍怦怦直跳的小心脏，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。

老者始料未及，突然来到一个黑黝黝的洞口，里面还呼呼吹着冷风，赶紧把刚才摇荡的心收起来，仔细打量周围。

老者起初以为没什么特别，可能就是一个浅浅的岩洞，可当他在洞口站定，往里一看，却发现压根没有一丝光线，先前感到的冷风也不是吹出来的，而是扑散的寒气。

老者心里犯起嘀咕，难道这个洞从未开启过？里面怎么聚集了如此重的寒气？

老者弯下身去捡石头，想试探一下洞的进深，就在他一低头的瞬间，一股腥风扑面而来，老者赶紧侧身，只觉得有一根粗大的棒子飞了过去。老者往后退了一步，一只脚已经踩在悬崖的半空，还好他及时拉住麻绳稳住身体。

就在老者晃动的同时，那黑黝黝的洞口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本来老者不可能听到那么细微的声音，可是这些声音顷刻间变得异常深沉有力，老者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

结合之前擦身飞过的东西，老者已经明白了几分，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等不到他调整身体，那黑黝黝的洞口已经探出无数个蛇头，都警惕地吐着信子朝他逼近。

老者听出那些声音是蛇在爬行，还来不及想该有多大的数量才会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一看之下又吃了一惊，这些蛇的头都是圆锥形的，头上有个红红的突起物。

老者万般迷惑，自己在山里过了大半辈子，这种蛇却是闻所未闻。或者这长角的怪物根本已经不是蛇？

若干怪蛇迅速涌了上来，看势立马就要对他发起攻击，老者心里清楚，但仍不慌乱。他那对深邃的眸子里始终没有一点惧色，让人无法看出他究竟隐匿的是怎样的过去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样的险境他早已处之泰然。

老者知道左右闪避都已经来不及，两脚猛一发力，高高跃起拽住麻绳，下身又借手着力倒卷上去，就在同时，若干的怪蛇张着大口朝着他原先站的位置咬去，可老者已经倒挂在半空，直听到一阵阵似飞箭射出的声音。

老者身手异常敏捷，见下面那一阵怪蛇的袭击落幕，垂下两脚摆动着身体往上爬去。塌出的洞窟足有两人多高，老者脚上完全落空，但他却硬凭着两手的力量爬到了洞窟的顶端。

悬崖下老者的孙儿忍不住赞叹着大叫，老者踩着洞窟顶上的石壁一边开始喘气，一边还不忘回头对着两个孩子微笑。

老者心想着那些怪蛇总不能还长了脚往石壁上爬过来，于是又把注意力集中于那簇奇特的花团，抽出背上的月牙镰，准备勾着石壁慢慢移过去。

经历了刚刚的意外，老者也有点顾忌起来，还好考虑到这次的悬崖比较高，所以老者下的是双麻绳，于是掏出短绳在另一根麻绳上结了个腰扣。

但是他心里却更加期待，到底那是怎样的一株石斛？传说那些极其珍贵罕见的药草都有神秘的异兽在旁守候，石斛的种类里最过玄秘的当属铁皮石斛，难道自己历经大半生终于遇到了？

想到这里，老者的心跳竟然莫名地加快了速度，两眼直鼓鼓盯着那团奇特的花。

老者在石壁上横移了两步，又把月牙镰刀换到另一只手。刚换完手，他抓麻绳的那只手就感觉不对了，湿湿黏黏的竟抓不稳，一个劲地往下滑。老者这才转头去看，这一看惊得他差点脱手栽下悬崖：他手里抓的哪里是什么麻绳，而是洞窟里的那种怪蛇！

这是老者完全没有想到的，而且那条怪蛇已经张开嘴，涎液拉得老长，

露出满口的毒牙，正迎面向他咬来。

老者慌了，抄起手里的月牙镰砍向怪蛇，怪蛇虽然被齐颈砍断，但最后却喷出一口毒液，老者迅速闪避，但还是被喷到一些在腮帮子上。

老者像被烙铁烙到一般，猛地醒转过来，眼睛立刻清晰了很多，一看眼前哪里有什么怪蛇，自己挥手砍断的竟然是拉着的麻绳！

老者刚明白过来，身体跟着就一轻，摇摇晃晃往悬崖下栽去。

好在老者下麻绳的时候是双绳，又在两根麻绳上都系了腰扣，虽然被砍断一根，但另一根上的腰扣很快制住了下滑的趋势，老者的腰被震得不轻，但总算避免摔得粉身碎骨。

老者慢慢滑到悬崖底部，他的两个孙儿早已焦急地围了上去，但老者依旧微笑着道：“今天只能在悬崖底唱歌了？”

其中一个孩子道：“等我长大能吊悬崖了，把上面黄背鼯鼠的窝掏得干干净净，到时候唱给爷爷听！”

老者只是笑笑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“也许爷爷不会需要上面的东西。”

采药世家

附近十里八乡都知道，有这样一户人家，世代都以采药治病救人为业，秦岭的深山老林时常出没着爷孙三人的身影，那些鲜为人知的地方，就好像是他们家的后院，无论是悬崖绝壁，还是深谷秘洞，都有他们采药的踪迹。

唐代时候就有诗人描写道：

野情贪药饵，郊居倦蓬华。青龙护道符，白犬游仙术。

腰镰戊己月，负锺庚辛日。时时断嶂遮，往往孤峰出。

行披葛仙经，坐检神农帙。龟蛇采二苓，赤白寻双术。

地冻根难尽，丛枯苗易失。从容肉作名，薯蕷青成质。
家丰松叶酒，器贮参花蜜。且复归去来，刀圭辅衰疾。

“时时断嶂遮，往往孤峰出”就是对这家人时隐时现的踪迹的最好叙述。附近的人更赞叹的是采药人仁德的胸怀，无论贫富贵贱都等而视之，一一竭力救治。

就这样的一家人，仿似与世无争，平平静静过了十多年，老者依然健硕，而两个孙子也长成了大人。

当年说要把黄背鼯鼠的窝掏得干干净净的小孩，如今还是一样，调皮而机灵，他就是我永远都不见长大的弟弟——甫灵，而爷爷虽然鬓角添了几根银丝，却更显神采奕奕。

我们家姓徐，祖上曾经是“药王”孙思邈门下的药童，关于世家的起源，爷爷总是极其神秘地给我们讲述。

但是爷爷从不允许我们向外人说起这样的身世背景，别人也只知道我们家是世代代的采药世家，也是家学渊博的中医世家，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传了一千多年。

总是很奇怪爷爷为什么不准我们提起关于祖上的事，而每当我们问的时候，爷爷又总转开话题，只说灵台上的“药王”神像是跟先人一样亲的。

爷爷叫徐子亲，太爷老来得子，希望他将来贴心点，所以给他起名子亲。爷爷从小痴迷那些神奇药材，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，采到过“九大仙草”之中的花甲之茯苓，采到过长于海拔四千米高山上的雪荷花，曾轰动一时。

成家以后，收住了心思，一边采药一边替人看病，后来就有了我父亲。凭着对药材的喜爱和执著，以及祖上典藏药书，爷爷医术精进，很快继承祖业。他为人慈善，人们都叫他徐善医。

我们两兄弟的身世，除了爷爷，对其他每个人都是个谜，因为我们两兄弟是在外地出生的，爷爷对我父亲在外地的事很少提到，只说我父亲发生了意外，村里人知道这事对爷爷打击很大，也不好问。

我问村里的老人具体是什么时候，他们也说不太清楚，只说那时候我父亲还没有成亲，也就二十岁左右，爷爷却带着我父亲消失了三年。

回来的时候就只抱着我们两兄弟，却不见了我父亲，关于我母亲更是

从来没人见过。

这也是我问不到别人我的身世的原因，别人甚至还怀疑过我们两兄弟是捡来的。但是后来我俩越长越大就越跟我父亲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，人们才打消了怀疑。

小时候老缠着爷爷问，他就只是笑眯眯地说，我们两兄弟是一对千年灵芝化的，所以我叫佑灵，弟弟叫甫灵。

爷爷的童话随着我们渐渐长大便没了效用，我们懂事后，以为爷爷肯定会告诉我们的，然而这时一贯慈祥的爷爷却会微带怒色，莫名其妙就把我们支开。

以前都是爷爷采药，我和弟弟屁颠屁颠地背个药篓跟在后面，那时爷爷五十多岁了，但是身体硬朗得很，照样坠着麻绳在悬崖峭壁上采药。附近一带的中年采药人见了都竖起大拇指。早几年的时候，爷爷还带我们去过更远的地方采过药。

像我们家一样的采药世家并不多，大半是单纯采药卖钱的，也有采药兼治病救人的。年轻一点的尚不及爷爷的身板，更不用说和爷爷一样年纪的了。

我和弟弟讨论的结果是，这归功于爷爷房间里的一摞摞发黄的药书，因为在别的采药人家里，药书都不及爷爷房里的十分之一多，也没有爷爷的旧得厉害。

最近两年爷爷很少自己上山采药，并不是他吊不了悬崖，而是我们长大了。以前每次我们吊着麻绳下到山崖去采药，爷爷总是站在山下大声吆喝要注意的东西，近两年无论吊绳子还是攀大树我们都已经轻车熟路了，他这才允许我们独自进山。

秦岭一带，地理位置独特，特点鲜明，因为它的气候屏障和水源滋养，才造就了北面八百里秦川的风调雨顺。而在秦岭的高山密林里，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，鬃羚、斑羚、野猪、黑熊、林麝、小麂、刺猬、竹鼠、鼯鼠、云豹、豺、黄喉貂、豹猫等，数不胜数。植物就更不用说了，单是深山灵芝、铁皮石斛、花甲之茯苓等仙灵药草就发现过很多次。

我们采药的深山密林处于秦岭的中段，是汉中市偏东北的边远山区，稍微大一点的县城是佛坪县，而我们住的地方是秦岭主峰以下一些矮山的

缓坡地带。

兄弟俩一直是走上十几二十里的路读完的初中，上满初中以后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读书上了。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很多人都读完初中便南下的南下，留在本地的也就进县城做些小生意。

而我们兄弟俩好像从来就没想过要离开这片大山，年纪相仿的小伙子笑我们没出息。

爷爷说：“你们还是守在我身旁吧，到时候外面的大风大浪把你们两个小雏鸟刮不在了，爷爷老眼昏花到哪里去找你们？”

说这话的时候我恍惚察觉到爷爷的点点忧伤，他很少这样，说完话抬头看着天，还不住地叹气。甫灵却说，也许出去能赚到钱，就能给爷爷买个镶宝石的烟袋了。

采药人对于药材，除了了解钻研外，更带着几分敬畏之情。特别是一些珍贵的药材，采药人认为它是有灵性的，它们生长的地方都是一些聚集日月精华之所，因而长成以后都有了灵性。

比如人参能长成极似人的模样，更有甚者还能呼喊嘶叫。相传在隋文帝时，上党郡一户人家，每夜都能听见后山有人呼喊，但又始终不见其人。后来在屋子后的山上，发现一棵植物的枝叶不同寻常，于是向下挖掘，深达五尺，得见根部，形如人体，似有四肢。自从挖出之后，那户人家就再也没有听到呼叫声了。此事传扬开去，人们认为这是得“地之精灵”的“草”。

爷爷对这些事总是深信不疑，因为他年轻时候就挖到过这样的神物。还有爷爷说的仙草，比如何首乌，百二十年后便能长成人形，能让人返老还童起死回生。

入山禁忌

只要有生命的地方，就会有药材，有时候人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。

在别人眼里也许一文不值的东西，经过采药人的发现运用，也许就能救人一命。

每年我们都会用大部分时间来采药，药有石药和草药之分，这是根据中药的分类而来的，最早的《神农本草经》里面记载的药物就分为植物药、动物药、矿物药。

石药主要是矿物药一类，矿物药类又分为金类、玉类、石类、卤石类。常见的就是我们熟知的砒霜、朱砂等。草药其实包含很广泛，在我国古代，大部分药物是植物药，所以“本草”成了它们的代名词，才会有以之冠名的《本草纲目》《神农本草经》等药书。其实草药不止包含了植物类药材，我们采药人是以死活来区分药材的，矿物类药是死药，动植物类的是活药，动植物一类的有生命的药我们都称为草药。

虽然我们住的地方相对主峰来说是矮山的缓坡地带，但是那些矮山的海拔也在两千多米左右。后面连着的是东西走向的秦岭山峰群，究竟有多少山，连爷爷也说不清楚。

采药人是一种职业，却更像一种信仰，爷爷口里的规矩、禁忌多得像我们家院子里的药材。每当我们犯浑的时候，他总是耳提面命地说给我们听。

凡是采药人的家里都供奉着“药王”神像，因为采药是一件危险重重的事，要采到好的药材，须得翻山越岭，悬崖挂壁，采药人每次出门前都会对“药王”像祈求平安，焚香烧纸。

有三件事是必须得做的：一是把采药的麻绳在“药王”像前烧的火上烘烤一遍以驱邪气；二是把采药的工具在临行的前一天入夜以后摆放在“药王”像前直至出发，其间任何人不得翻动；三是在采药人右边的口袋装上一把香灰直至采药人平安回来，便又倒回神坛，还神谢安。

凡是采药人都对此虔诚不已。对于这些规矩禁忌小时候糊里糊涂，长大一点便又觉得是有道理的，比如为什么要抓一把香灰在身上。在野外采药难免磕疼擦伤，香灰确是很好的止血药，把香灰敷到伤口上很快就能止住血流，就像带着一个急救箱在身上。

采药人的衣服很特别，装香灰的是右边衣服的内层口袋。采药人的口袋是在原来衣服上缝制的，腰部左右两边各两个口袋，胸前两个，大口袋的内层还有两个较小的口袋。装香灰的那个口袋就是胸前右边大口袋内层